

周口不会忘记

——方平烈士真实姓名查寻始末

□ 张新安

(接上期)
金毅吾追忆当年事 查寻组直奔黄村冲

八月酷暑,溽热袭人,加之蚊叮虫咬,连日奔波,查寻人员早已身疲意倦,认为20多天来,已经走访了几十个人,皆不知方平其人,这个金毅吾能有多大希望?高青田却执着地认为,为了告慰九泉之下的烈士,为了让烈士的亲属知道烈士的下落,就是有一线希望,也要查下去。

查寻组当晚在公社将就一宿,次日一大早,他们便步行30多里路,在一个小山包上,找到了金毅吾老人的家。

一阵寒暄过后,当地陪同的同志问:“金老,咱这一片1938年前后参加我党地下工作的,有没有失踪的?您认识有个叫方平的吗?”

金毅吾使劲吸几口烟,思绪过电影般回到半个世纪前。但见他蹙眉沉思良久,蓦然激动地道:“有!但我知道的这个失踪的不叫方平,叫金汤。黄村冲的!”

回忆到这儿,金毅吾禁不住赞叹道:“金汤这个人可是了不得,如果他现在活着,至少是师以上干部。他有文化,有远见,智勇双全,办事果断,不怕牺牲,机智勇敢,在我们那批100多名抗日救国学生军中,他是出了名的活跃分子,所以我对他印象较深。最难忘的是抗战爆发后,在县长杨毕生的支持下,金汤带领我们抗日救国学生军,一夜杀掉48个土豪劣绅,恶霸汉奸,这一下他算是出了名。”

金毅吾话锋一转,接着补充道:“杨毕生是国民党的县长,实际上白皮红心,是我党的地下党员。他组织的英山县抗日救国学生军,也都输送到了我方根据地。杀奸霸事件发生后,反动势力到处追杀金汤,杨毕生为了保护他,紧急将他和暴露身份的同学转移到外地。从此,我们天各一方,再无联系。”

金毅吾老人所提供的金汤的籍贯,与方平的档案资料同一个村庄,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山回路转,柳暗花明。高青田一行似乎又看到了转机,忘却连日奔波的疲劳,一口气又走七八里路,直奔黄村冲。

在村头,查寻组遇到一放羊老人,于是迫不及待地上前打听:“老大爷,你们庄有在战争年代失踪的人吗?”

老人抬头打量查寻组一番,想了想答:“有啊,村东头金家的老五,可他家是反革命家属啊……”

三哥细说当年事 方平真名金达行

“什么! 反属?”

真是一波三折。高青田听后只觉得脑袋“轰”的一声,像自行车放炮,泄气了。难道又白跑一趟! 他想,既然来了,那就进村问问吧。走到村东头时,他们又碰到一位在树荫下纳凉的老人,于是又问道:“大爷,您这庄失踪个姓金的吗?”老人应声指着路西一户破旧的院落答道:“嗯! 就这家。”说话间,正好从院内走出个中年人,老人转而抬高嗓门对中年人打招呼道:“哎! 问恁五叔的事哩。”中年人闪烁着惊恐的目光,毫无反应地迟疑片刻,才木讷地想起将高青田一行往院里让。这时,一位年约七旬的老人闻声从屋里迎出来,神情紧张,不知所措地注视着来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高青田见状,忙打消老人的顾虑道:“老先生,别紧张。我们是河南省周口市的,找您主要是想打听你们家在战争年代,是不是失踪个人。”老人听后长嘘一口气,这才从惶恐不安中恢复过来,说:“我以为俺家又出啥事了呢! 你是问这事呀,有啊! 我五弟到现在都没下落。”

“能详细谈谈恁家的情况吗?”

俺爹叫金静园,是清末的秀才,擅长中医,在我们这一带很有名气。俺娘不识字,俺弟兄五人,老大金达汤、老二金达温,我排行第三,叫金达毅,老四金达明、老五金达行。失踪的是老五,他出生于1921年7月14日,如果活着也六十挂零了。”

“怎么失踪的?”

“1936年,我在武汉经商,老五达行就跟随我到武昌中学读书。抗日战争爆发后,达行多次跟我说他宁死不当亡国奴,要参加抗战,英勇杀敌,成为一名民族英雄。”

“武汉沦陷后,我们逃回英山。当时我大哥当保长,二哥当区长,达行对他们的所

作所为看不惯。一天,他对我说:‘三哥,大哥二哥不顾民族危亡,为虎作伥,我不能与他俩共同生活了,我要离家参加抗日队伍。’我问他去哪儿,他说去县里找杨毕生,要我为他保密,我估摸他这时已经与杨毕生有联系了。”

“离家一个多月后,达行回来过一趟,告诉我杨毕生已收下他,现在英山抗日救国学生军中学习,这条路可以走。又隔了一段时间,听说他带人杀了不少恶霸、汉奸。就在我一家为他提心吊胆时,一天深夜,他偷偷跑回家,对娘说:‘我抗日得罪了坏人,他们要捉拿杀害我,我得出去躲躲。’俺娘含泪给他十几块银元,从此一别,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不过,离家一年多后,达行曾给我来过两封信,落款有金汤、金毅。告诉我他已安全离开英山,走上抗日道路,让家里放心。最后一封信是1942年,信是从江苏来的,叫我赶紧去找他,说有心里话要对我说。我知道他是想动员我参加八路军。当时因手中无盘缠,没去成,从那以后就完全中断联系了。后悔的是当时怕受牵连,把他的信都烧了。”

“刚解放时,你们怎么没寻找他呢?”

金达毅长叹一口气道:“咳! 别提啦。新中国成立后,我大哥二哥被人民政府镇压,足协的人据此推断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老五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跟他们讲老五参加的是八路军,但没人相信。也难怪,他是偷着走的,家里又拿不出证据。划成份时,就把俺家划为反革命家属,批斗游街,接受管制,一家老小低人一等,30多年在庄里抬不起头。”讲到伤心处,金达毅全家放声痛哭。

金达毅所讲金达行曾杀过汉奸恶霸,用金汤之名给他来过信,这与金毅吾所提供的金汤的情况十分吻合。另据村干部介绍,该村只有金达行下落不明,而方平曾自述自己是黄村冲人。查寻到此,高青田已是哑巴踢键子,心里有数了。

为了把证据收集得更扎实一些,在此基础上,查寻组又顺着金汤的线索,陆续走访了方平的爱人张慈及其他战友,对金汤离开英山后的革命经历,有了较为全面的

了解:

当年,根据党的指示,杨毕生把金汤及其他进步青年转移到安徽省立煌县(现金寨县)。因金汤被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加之该县距英山县仅几十公里,极易走露风声。为使金汤摆脱敌人追杀,经党组织同意,金汤改名方平,分配到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工作团做宣传工作,后担任该团副团长。不久,该工作团移驻庐江县。方平常在《皖中日报》发表抗日救亡的文章,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准备秘密逮捕他。幸得地下党员周士敏、杨恩九及时通知,方平于1939年12月31日,连夜转移到新四军江北支队司令部。后分配到教导队工作,由于表现突出,次年2月,由李甲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11月,方平调到新四军抗大五分校担任文化干事。1942年底,为筹集抗日经费,党组织调方平到盐城税务局任支部书记兼警务大队副指导员,在反扫荡斗争中,方平率警务大队出生入死,多次与日伪军交战。战斗中,他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为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解放战争中,方平随大部队撤到山东解放区,先后在渤海、鲁南军区“俘虏军教导队”任教育科员、副科长,他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和同志们一起,教育转化了一批又一批国民党被俘军官弃暗投明,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行列中。1947年底,方平随“黄河纵队”来到周口,37天后壮烈牺牲。

通过几方面相互佐证,证明方平就是金汤,金汤就是金达行。金达行,就是方平。

亲爱的读者,当你们再到周口烈士陵园悼念方平烈士的时候,请一定不要忘记,长眠在这里的英雄,是湖北省英山县人,他的真实姓名叫金达行!

史海钩沉



打麦场上的喜与忧

□ 王天瑞

仿佛就在十几天、二十来天之间,在豫东平原上、在一个个村庄周围,陡然就拱出了蘑菇,一片一片的蘑菇,一簇一簇的蘑菇,一蓬一蓬的蘑菇,一朵一朵的蘑菇。不对,蘑菇拱出地面应在大雾天或新雨后,而这些天却是阳光灼人的麦后时节呀! 蘑菇应是白色的、灰色的或黑色的,而这些蘑菇却是金黄金黄的呀!

场打好了,就要立即起场。起场的时候,拿起落耙,从场的一边开始,把全场金灿灿的麦秸垛起来,搂成麦秸岭。再用大桑叉,把麦秸一叉一叉地挑到场边,垛起来。场上就剩麦子、麦糠和碎麦秸了,然后按风向,把这些混杂的妻子拢成长长的麦穗子。那不是蘑菇,那是麦秸垛,那是各家各户在各自的打麦场上刚刚垛起的麦秸垛。当走近一看,那麦秸垛的打麦场,虽然离村庄有远有近,场面有大有小,场与场有离散有拥挤,但竟是那样的平整、坚实、光滑。其实,打麦场并不是只打麦,还要承接秋收,承接黄豆、绿豆、高粱、玉米、谷子、芝麻、红薯、棉花……承接秋庄稼高高大大的秸秆垛。

打麦场,人们很多时候只叫它“场”。当然,一年之中,打麦场承接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打麦。我也曾日夜地连轴转在打麦场上,对打麦场亲近得很哩!

“田家少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当“立夏麦穗齐”的时候,家家户户就开始忙活造场了。原有的打麦场,经过半年的雨淋雪打、鼠掏虫拱,泥土松暄了,坑洼不平了,要打新麦就要重新平整。先把旧场浅浅地掘起一层,洒上水,淋湿洇透,再晾干半干,撒层麦糠,然后套上牲口,拉上石磙,均匀地碾上几遍,一直碾到场面平整、坚实、光滑,方可用来打麦场。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农谚说,“蚕老一时,麦熟一晌。”当地里麦子发黄熟透,决定收割,头天就要把铲子、镰刀磨快,把各种工具准备好。第二天凌晨,也就是三四点钟吧,全家人各就各位,各有所忙,壮劳力下地割麦,老年人在家做饭,小孩子送汤送水,谁也不能闲着。“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同时,还要大车拉、小车拽,把割下的麦子运到场上,有的垛起来,有的摊开,叫摊场。摊场,看似简单,其实也有小窍门。要用大桑叉把麦秆挑起、撒开、摊匀,并使麦秆尽量竖立,以便通风、透光,快快晒焦。

“芒种忙,三两场。”阳光滚烫滚烫的,麦子很快就晒焦了。吃过午饭,就套上牲口,拉起石磙,开始打场,也叫碾场。打场时,一般是里圈套外,外圈套驴,因为里圈行程近,老牛走得慢,外圈行程远,毛驴走得快,这样搭配,打起场来也就合拍。石磙很重,几百斤,石磙后面还挂个磅石,以增加磨擦,再加上麦子摊得很厚,毛驴走起来就很吃力。主人站在中心,头上戴个草帽,腰间拴着从牛鼻子上

当把收割的小麦全部打过第一遍,接着就是溜穰子。把打过的麦秸再打一遍,还能打出不少麦子哩,然后就把所有麦秸正规地在场边垛起来。同时,把打出的所有麦子再晒一遍,就正式入仓了。这样,经过十几天、二十来天的日夜连轴转,麦季才算过去。紧接着,就要转入紧张的夏种,种黄豆、种绿豆、种玉米、种谷子、种芝麻……不然,怎么能说“田家少少闲月”哩!

我刻骨铭心地记得,打麦场上的日子苦啊、累啊! 但农民心里喜欢。打麦场

上有汗水换来的丰收,有美满生活的希望。不过,打麦场上也有忧愁。人民公社时期,一个生产队只有一个打麦场,一个人仅能分到几十斤麦子,那些年的日子实在难熬啊! 历史无情地做出了比较,还是实行责任田承包好,还是一家一户一个打麦场好。

谁能料到,即使神算手和预测家也很难料到,当大型收割机轰隆隆开来,豫东平原上的打麦场说没就没了。

夭折的河南农业劳动大学

□ 翟国胜

认为办半工半读学校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实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可以逐步地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要求从小学到大学建立一个完整的半工半读教育体系。

在这种背景下,河南省决定建立一所半工半读性质的农业劳动大学,设想将位于黄泛区农场的中等专业学校黄泛区农校加以扩建,作为河南农业劳动大学的校园。1965年3月,抽调省农科院种子局局长曲修吉具体负责筹建工作。为了加强对筹建工作的领导,1965年8月27日,中共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党组下发了《关于成立河南农业劳动大学建校领导小组的通知》,领导小组成员有省农委、省文委、省农垦局、省教育厅、省农科院、省农机局、黄泛区农校的负责同志组成,河南省副省长张柏园任建校领导小组组长,省农林水利委员会

副主任宋维静任副组长。1965年9月,张柏园来到黄泛区农垦场,实地察看黄泛区农垦场、黄泛区农校等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强调建立农业劳动大学的重要性,要求黄泛区农垦场、黄泛区农垦场全力做好配合工作。随后,又成立了河南农业劳动大学建校办公室,办公地点在黄泛区农垦场办公室。曲修吉任办公室主任,黄泛区农垦场副场长胡耀辰兼任副主任。河南农学院抽调孟纪孔、张立仁、左松亭、郭同、马俊丰等10多人到黄泛区农垦场建校,黄泛区农垦场抽调朱广运到筹建办公室任会计。省财政一次拨款20万元,先后盖了三栋教室、两排家属房。黄泛区农垦场划拨出200多亩耕地作为劳大的实习基地。省农学院派园艺教授,后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河南省常委,中国园艺学会理事,田淑民教授到劳大筹建办公室工作。田淑民在实习基地栽种了他培育的晚熟苹果新品种“豫脆香”。1966年8月,省里又分配给河南农业劳动大学筹建办公室30名教师。但是在“文革”过程中,负责河南农业劳动大学筹建工作的河南省副省长张柏园遭到严重冲击。1968年,筹建一年已具备招生条件的河南农业劳动大学夭折,一部分教职工调回省农学院,一部分留在黄泛区农垦场工作,还有少数人自找门路到了新的地方。而建设好的农业劳动大学校院在1969年7月成为了中央党校黄泛区农垦场五七干校的校舍。

非常岁月

周口
记忆

关帝庙传奇故事之五

激战关帝庙

□ 王爱民

1947年,刘邓大军为解放周口,与盘踞在关帝庙内的国民党交警部队展开激战。1947年6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鲁西南,豫皖苏军区部队连续作战,相继攻克亳县、鹿邑、太和、睢县、柘城、逍遥等地。豫东重镇周口,已在人民解放军掌控之中。当时守卫周口的国民党交警17总队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7月25日,人民解放军三面合围,将守城的国民党军全部压缩到北岸的关帝庙附近,后敌人又全部龟缩到关帝庙内。关帝庙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其一,关帝庙是美国救济总署仓库,里面

大米、白面、水果、罐头及被服、布匹甚多,不怕围困;其二,关帝庙四面高墙,构成有利的屏障;其三,春秋阁居高临下,是周口的制高点,且能控制周口大桥及北岸的街道路口。国民党交警17总队的第二三大队和机枪中队千余人撤入关帝庙后,便在围墙里侧搭木架,建掩体,在春秋阁顶上架起机枪,准备负隅顽抗。敌人站在木架上疯狂射击,房顶上轻重机枪封锁了大桥和城内街道路口,使人民解放军不能靠近,进攻受阻。解放军指挥员当机立断,将所有轻重机枪集中在一起,编制成一个压制敌人的火力网。上午10时,火力网

听到枪炮声十分激烈,虽知战事正酣,但怕进入我打援部队的“口袋”,为了保存实力,按兵不动,直到我军转移后才敢进入周口。从淮阳增援的交警第4大队,在行至距周口18华里的搬口处,遭到守候在此的解放军打援部队的伏击,敌人连续进攻数次均被击退……周口的人民群众听到我军全歼敌人的胜利消息后,欢呼雀跃,纷纷涌入关帝庙祝贺。

部队首长将缴获的物资除留下一部分作为军用外,剩余的悉数分给当地群众。当天下午5时,人民解放军撤离周口,又投入到新的战斗。



文化

动态

日前,应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的邀请,张振福携45件陶瓷泥塑作品随豫商文化促进会代表团赴香港展出。此次展出的泥塑作品取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豫东百姓的生活片段、劳动场面,如《推石磨》、《童年时光》、《说评书》、《炕头》、《踢毽子》、《丰收乐》等,让人耳目一新的艺术作品吸引了千余名港人参观。图为张振福向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董德明赠送的泥塑人《青春》。王泽远 摄